

新生活设想

Tong Zhang

尼采说，要重估一切价值。一个多世纪过去了，我们确实失去了过去的那些价值，但新的生活并没有被重新设计出来。国家、家庭、职业、婚姻不再天然神圣，现代人获得了选择的权利，可以去不同的地方，做不同的工作，和不同的人生活，也可以有不同的信仰。我们拥有了更多选择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自由。

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恐惧、焦虑和迷茫中度过。读书的时候担心升学，工作以后担心失业，买了房子担心房价，生了孩子又要担心他的教育、工作和婚姻；即使有了伴侣，也有处理不完的矛盾和永远做不完的功课。每完成一件事情，下一件事情已经等在那里。生活变成了一场没有终点的游戏，规则越来越多，任务越来越重，却没有人知道怎样才算通关。

旧时代的秩序固然愚昧，却给人带来了一种安定。一个天主教徒知道每个周末要去教堂领圣餐，在节日和亲朋好友聚会；一个中国人春节要回家吃一碗饺子，知道要孝敬老人、抚育子女、忠于伴侣。人们知道一天怎样过去，一年怎样过去，也知道怎样面对生老病死。这些价值不一定正确，但给普通人的生活安排了次序。今天我们推翻了这些答案，学会怀疑婚姻，怀疑家庭，怀疑忠诚，怀疑责任，也学会跟随自己的欲望，但我们没有学会怎样生活，没有学会与自己和解。

今天的哲学家喜欢讲一些华丽的词汇：异化、规训、虚无、消费、资本、权力。这些词语解构了我们的生活，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不快乐，告诉我们某种欲望是如何被制造的，某种秩序背后隐藏着什么权力，却不会告诉我们星期六下午应该做什么。可是人终究要过星期六下午，终究要在某一天早晨醒来，决定今天去哪里，见什么人，把时间用在什么事情上。哲学如果只能拆毁生活，却不能帮助人重新生活，那么它完成的只是事情的一小半。

我所说的新生活，是在这个时代重新发明一种生活。它不是重新回到教堂，也不是再写一部《礼记》。新的生活首先要承认，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。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欲望、天性和命运，不可能再用同一个答案度过一生。但新的生活也不能只是随心所欲，不能把自由理解成不停地消费、旅行、恋爱和寻找刺激。它需要一种新的秩序，让人既能够保有生命的激情，也能够安静、稳定而踏实地生活。

人生五十年，如梦亦如幻。生命倏然而来，也倏然而去。在这样短暂的一生里，人总要去做些什么，体验些什么，创造些什么。我们不能把一生全部用来准备将来的生活，不能总想着等有了钱、买了房、升了职、孩子长大以后，再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等到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，人往往已经习惯了忍耐，习惯了推迟，也忘了自己原本想做什么。

有一次远行，我在路上遇到一对年老的夫妻。我们聊到他们的孩子，从升学聊到找工作，从找工作聊到结婚、买房和生孩子。在他们看来，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件一件地办下去，每一件都不能出错，每一步都必须稳妥。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放弃现在的工作，去异国他乡重新冒险；也无

法想象他停下来一年，不考虑升职，不考虑买房，只去学一种喜欢的东西，或者做一件没有把握、也不一定有结果的事情。

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希望他永远安全。他们希望替他排除失败，排除贫穷，排除孤独，排除一切可能使他受伤的事情。可是当一个人的生活只剩下排除风险，他也同时排除了许多真正活过的可能。他不会犯很大的错误，也不会有很远的旅行；不会经历彻底的失败，也不会知道自己能够走到哪里。最后，他平安地完成了所有任务，却说不出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属于自己。

我们需要重新理解生命激情。生命激情不是亢奋，不是今天去旅行，明天去喝酒，后天再追逐另一种刺激。一个人可以每天都很热闹，却对世界没有真正的兴趣；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安静，却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生命。生命激情是一个人愿意把时间交给一些事情，愿意认真爱一个人，愿意研究一个问题，愿意去陌生的地方，愿意忍受失败和漫长的等待。生命激情使一个人真正进入一件事情，并且从中发生变化。

钱也应该从这里重新理解。许多人擅长挣钱，却不知道怎样把钱变成生活。钱并不只是用来购买更贵的东西，更不是用来证明一个人的成功。钱应该使人拥有支配时间的能力，使人能够停下来，能够离开一份痛苦的工作，能够照顾自己喜欢的人，能够去远方生活一段时间，也能够花半年做一件没有收入的事情。一个人拥有越来越多的钱，却因此变得越来越害怕失去，这不是富足，只是把贫穷时期的恐惧保存了下来。

身体同样不是工作的工具。我们休息，不只是为了明天继续工作；我们运动，也不是为了获得一个漂亮的数字。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人有力气走路、爱人、创造和看世界。很多被称为人生意义的问题，其实先是疲惫的问题。一个人长期睡不好觉，不见阳光，不运动，每天只在会议、屏幕和任务之间移动，他当然会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。这个时候，他需要的未必是一套更复杂的哲学。他可能只需要睡一觉，出去走走，吃一顿正常的饭，和朋友说一会儿话。

至于道德，不必再包揽人的一生。道德只需要保留最低限度的要求，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不能做：不能欺骗，不能强迫，不能为了自己的欲望随意伤害别人。除此以外，生活应该留给人自己。一个人可以结婚，也可以不结婚；可以追求事业，也可以过平静的日子；可以喜欢城市，也可以回到乡下；可以把一生交给研究，也可以开一家小店。新的道德不应该再规定哪一种生活最高贵，它只需要给不同的生活留下空间。

但是生活不能只靠选择，还要有形式。自由不是面前永远摆着无数选项，自由是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，知道自己愿意为什么放弃其他东西。一天里要有工作，也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；一年里要有节日、远行、聚会和停顿；生命中要有几个愿意长期交往的人，也要有几件愿意持续做下去的事。旧时代用宗教和礼俗安排生活，今天的人也需要重新创造自己的仪式。可以是每周和家人吃一顿饭，每年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可以是每天读书、散步，也可以是和朋友在某个固定的晚上喝酒聊天。它们不伟大，却使时间不再只剩下工作日、截止日期和账单。

所以，星期六下午究竟应该做什么，并没有统一的答案。可以去见一个朋友，可以在河边走路，可以学一道菜，可以读一本书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坐在那里晒太阳。但这个下午不能永远只是为了星期一，不能永远用来恢复精力、处理任务和准备下一轮工作。人需要有一些时间，自由而无用，只是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。

我所设想的新生活并不复杂。保留生命的激情，不要让恐惧安排一生；保留最低限度的道德，

不要再用道德替所有人决定生活；然后勇敢地安排自己的时间、身体、财富和爱。